

■ 吴景娅

真正见识到寒冷的锐不可当,是那年在金佛山海拔近2000米的北坡山岭上。

行走于旷野里,那些似乎在捏着嗓子尖叫的风,让你可以看见它们已被撕碎成一条条闪着光的发光体,蛇一般在你的肌肤、脊柱、神经来回穿梭,让你被寒冷咬住喉咙!

那个时候才明白,金佛山不是拿来与你嬉皮笑脸的,它很庄严。

有时这种庄严会变成肃穆和冷峻,尤其是凛冬之季,雪雾和摧枯拉朽的风会让整座山变得异常简约、侘寂,也会让它变得硬朗、纯粹、少言寡语。

它砰砰关上一扇扇通向它心脏的门,蹲在门后边你摸不到的地方与你对峙,神情是傲慢的。

但那只是你半秒钟的感受——以为那傲慢是毫无道理的,却会在凝视它众多戴着洁白王冠山峰的三秒钟内,自动摘下眼里偏颇的翳障,看清自己:那个在大山面前耸耸肩,摊摊手作潇洒状的小孩多么幼稚。以为走过几条路,钻过一些洞,把玩过一些花草草就算走进了金佛山,读懂了它的内心,便可洋洋洒洒为其铺就文章……

你啊,太纤细。有些山需要终身去行走,去研读。

一座山的生命课

河中,生活着几乎全身透明,约有半个手掌大的红点齿蟾的蝌蚪。红点齿蟾不仅是我国的特有物种,而且还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种蝌蚪在溶洞中生活的蛙类。

这段带着学术气息的文字却让我浮想联翩,感怀不已:半个手掌大的小动物,它们短促的一生注定被黑暗困囿。黑暗是它们大雨滂沱时潮水般诞生的狂欢节,又是此后脆弱生存空间的天与地,清晨与暮时,婚床与坟茔。然而,它们从不抑郁,总是兴致勃勃地游戏水花,兢兢业业地将卵涂抹于砂砾石缝,将自己的基因赠予这貌似虚无的黑。

好在这里的黑并没有辜负它们,到现在,它们都还只算“近危”物种,没被列入濒危。

这除了现代人有意识的保护,也在于它们一直都活得那样据理力争,大无畏。

“我已完成从我到黎明的一跃。我已留下我的身体在光的旁边。”“在黑夜的另一头,爱情是可能的——带我去看吧——带我到甜美的蜜汁中。”怎么觉得阿根廷女诗人皮扎尼克这些深情诗,就是隔着时空、隔着物种为这些全身透明的小动物写的。

而另一位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“万物静谧如谜”,又完全是她左手递给金佛山“流苏盆距兰”的诗歌。

这个名字有点啰嗦的植物2010年才向全世界亮明自己的身份,可是其头冠下的注解又令人喜忧参半:它也是金佛山的特有物种。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红色名录的评选标准,它已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。

它绝对是随着响板跳弗拉明戈舞的神秘少女。这1厘米的舞娘,小得多么可怜,却是壮阔的色彩搭配大师。

它在虫鸣风起的草丛间提臀送胯,手臂蜿蜒,谁会是它舞场目不转睛的观众,或者,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……

孤独是伟大的,包括濒危前那种亭亭玉立的孤独。

而这种勇敢的寂寞才让金佛山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,原产的种子植物便有4768种。

动物同样不会错过这里:东洋界和古北界这一南一北两大动物区系交汇于此,隆重地会面,默默地安家落户,力争上游地生生不息。

金佛山无时无刻不在教授着生命课,教授我们别装虚妄的高级,多少保留一点动物的天真与血性。

四

九月,我们会沿着哪些路在金佛山行山?采方竹笋的笋农踩出的一行行脚窝子,山歌起伏的密林小道,还是那小心翼翼走过山崖、峡谷、湖泊、森林、瀑布的178环线?

在霜风还没抵达前,秋天都是靠得住的怀抱,让我们吸它热乎乎的乳汁。

178环线不仅是条旅游公路、运输公路,还可举办半程马拉松赛,新能源汽车环金佛山178定向赛……

178环线根本就是无限的诱惑:你可像回到老巢一样在山王坪杉树林间露营,让阳光和冷雨擅闯你的梦境;可在滑翔伞上做苍鹰从大湖上掠过,在崖岩做壁虎任性地“飞拉达”;或干脆做一条身姿矫健、肌肉发达的赤尾子穿行于湍急的河流中,左突右冲,浑身被浪花浇得透湿……

当我们干完这些事,会发现自己掺杂着大自然气味和汗水的笑容是情不自禁的。举手投足间,像风一样敢作敢为。我们被大自然重新打开了身心的秘密世界,向左走有芬芳的自由,向右走有月亮那样橙黄的爱。

秋天是时间赐予金佛山的最古老盛典。它不仅催促着人们抓紧采笋,动物赶快为过冬备好粮草,更会一遍遍地提醒严酷的生命马拉松将要开始。

笋农烧得通红的柴火灶上,一锅沸腾煮开的方竹笋冲得我眼泪直冒……大山就这样被浓缩成玉色的精华由着水重新去解构、酝酿,散发出一种充满勇气又迷人的酒气,去配这座山不可驯服的狷野。

辗转春回。又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,坐下吧,慢慢去等那些春天的返回者,同时缅怀那些留在冬天的殉道者——它们一起捍卫了这座山的尊严。

你完全可以看到这里的动植物在怎样你争我抢:为了接近一点阳光,更好地完成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,它们可以血腥厮杀,鱼死网破,也可以忍辱负重,吃尽苦头。

石林参差、溶洞密布的金佛山也是众多喀斯特特有动物的栖息地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溶洞地下



投稿邮箱:kjwtxz@163.com

■ 巴山风物 ■ 渝水乡愁

2025年11月22日 星期六 策划 吴国红 主编 兰世秋 美编 李梦妮

【观潮】

新风劲吹文华奖

■ 刘萍

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上,第十八届文华奖以一系列突破性举措劲吹新风。

从奖项设置的扩容升级到参评范围的开放包容,从创作导向的深耕下沉到艺术表达的跨界融合,这场国家级舞台艺术盛会的放“大”抓“小”之道,解锁出新时代舞台艺术扎根群众、拥抱时代的发展密码。

文华奖的放“大”,体现在格局之阔与视野之广上。

以往聚焦大型剧目的评奖体系,如今将舞台艺术的“朋友圈”越扩越大。申报渠道上,除传统文化单位与院团外,中央部委、行业组织、票务与演播平台均被纳入推荐序列,地市级及民营艺术机构也获得更多机会。63家申报主体带来数百部参评作品,让小众佳作不再被埋没。

人才维度更显包容,濮存昕等资深艺术家与靳东、刘敏涛等影视演员同台获奖,年轻演员陈丽君脱颖而出,让人才

选拔突破领域、年龄的界限,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同辉、多元人才共生的鲜活生态。

创作导向上则“放大”了社会效益与市场价值,通过限制“外请主创”,培育本土力量,延长参评时限倡导“十年磨一戏”,提高演出场次要求倒逼作品走向市场。

而抓“小”之举,更让艺术回归本真、贴近民生。

本届文华奖首次增设15个“文华节目奖”,将目光投向时长不超过40分钟的小戏小品、歌曲舞蹈、龙江剧小戏《痴梦》等小而精的作品得以登上国家舞台。

这一调整直击行业痛点——以往大型剧目投入大、转场难,往往“评奖即封箱”。而小节目创作灵活、成本低廉,既能深入基层演出,又契合百姓碎片化观赏需求,让艺术服务真正落地。

同时,首次设立的“文华评论奖”,以小切口撬动文艺评论生态完善,为创作提供精准导航。

放“大”抓“小”的背后,是文华奖回归艺术本质、服务大众需求的深刻转型。

放“大”是为了打破壁垒,让不同类型、不同背景的创作力量同台竞技,激发艺术生态的多元活力;抓“小”的落点是为了扎根生活,让艺术走出象牙塔,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精神滋养。

这种转型,让舞台艺术既保持了国家奖项的专业高度,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,实现了“曲高”与“和众”的统一。

从文华奖的新风不难看出,新时代舞台艺术的生命力,在于既要“登高望远”,以开放格局拥抱跨界融合与时代创新;也要“俯身接地气”,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待与生活需求。

当川剧《梦回东坡》用现代科技激活传统,当话剧《温暖的味道》以现实题材引发共鸣,当小戏小品在街头巷尾传递欢乐,舞台艺术便真正实现了破圈与引领。

本届文华奖的新风不是偶然,而是我国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。它以放“大”拓展艺术边界,以抓“小”夯实群众根基,为舞台艺术注入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。

走进人民大会堂

■ 陈伦双

深秋的北京,五彩斑斓。

2025年11月10日,7位身着检察制服的代表,迎着晨光拾级而上,迈入人民大会堂的殿堂。他们的脚步轻缓却坚定,仿佛踏响了21年来不曾停歇的守护回音。

他们是山城儿女——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(渝检护“未”团队)的优秀代表梅玫、龚珊、唐焕然、吴波、李非白、孙文静、王莉。今年8月,他们被中央宣传部授予“时代楷模”称号。

这一天,他们要站上全国舞台,讲述“德法相伴,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”的故事。

穿过金色大厅,来到小礼堂。高耸的穹顶、璀璨的华灯与数排红色座椅,构成了一个庄严而温暖的空间。

主席台上,红色会标赫然在目——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。

“爸妈离婚没人管我!被人欺负没人帮我!我现在犯了错,你们都来审判我!”第一位登场的是梅玫,她身披“时代楷模”绶带,声音略带沙哑,却字字千钧。

21年前,少年在法庭上的哭喊让她彻夜难眠。那一刻她明白:未检工作,办的不只是案子,更是孩子的人生。

三年前,梅玫向媒体分享:“我们做的事,就是陪孩子一起成长。”

这一天,她的话愈发深沉而坚定:“用法治的阳光陪伴孩子们成长,是我最大的骄傲。”

掌声如潮。

这不仅是对梅玫的点赞,更是对渝

检护“未”团队的褒奖。

紧接着登场的是吴波。这位从江西远赴新疆、海南求学,最终扎根重庆的检察官,已在未检一线奋战七年。

为了让办案更有温度,他总结出“望闻问切”四步法:看衣着冷暖、眼神躲闪;听语气变化、情绪起伏;问得巧妙,聊得贴心;最后综合把脉,精准施策。同事们笑称他是“行走的心理咨询师”,而他却说:“虽然头发日渐稀疏,却心甘情愿为孩子多做一些,多走几步。”

质朴的真诚,引发现场会心的笑声与掌声。

“她用行动代言:国家,不会放弃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承诺。”旁白刚落,曾担任过国家公诉人的李非白,深深一躬,掌声雷动。

“办案有期限,但守护没有尽头。”李非白用七年时间陪伴三个孤儿成长,成了“检察官妈妈”。她坚定地说,“我们身穿检服,就扛着国家的托付;站在孩子身后,国家就是坚实的后盾。”

许多人悄然拭泪,我也不禁湿了眼眶。

年轻一代的声音同样铿锵。唐焕然在团队代表中年纪最小,他曾是边疆哨兵,八年前,脱下军装穿上检服,将哨位从国境线转到了孩子们的成长路上。

“一次次弯腰播种,一寸寸用心守护,何尝不是另一种‘戍边’!”他说。

掌声再次响起,是对青春誓言的回应。

同样青春的韩丹,不是检察官,却因为“莎姐”改变了人生轨迹。

2015年,还在读高二的她报名加入了首个“莎姐”校园法律社团。一次,参观未管所时,她听到一名穿着囚服的少年

哽咽着说:“要是当初有人教我法律就好了。”

那一刻,一颗法治理想的种子在她心中萌芽。

高考志愿填报法学,研究生毕业后坚持报考政法机关……如今,她已成为一名基层法院助理。

“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。”当这句话响起,全场沸腾。

这不是简单的传承,而是一场爱与法的接力。跑,是渝检护“未”路上最动人的回响。

报告会上,还有三位代表静静地坐在会场第二排,他们同样披着“时代楷模”绶带,同样闪耀。

来自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的记者王雪,深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——

坚守未检岗位16年的龚珊,办理多起大案、要案,不忍看“孩子眼里的光熄灭”,和同事一起筑起护“未”制度防护林。

孙文静接过师父吴健临终时交来的142个帮教名单,创办“红岩魂·山城少年”周末帮教项目,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一同参与。面对质疑,她坚定回应:“如果我们都戴上色眼镜,他们怎么抬头?”

开州检察官王莉,在办案中追根溯源,发现家庭教育缺失常是悲剧起点,于是带领团队研发“家庭成长环境风险防控”数字模型,推广至全市,将未成年人保护网织得更加严密。

上午11时,报告会落幕。

而礼堂内,热度不减。梅玫等代表,再次被记者和青年学子围拥,关于爱与法的对话,在追问与回答中得以延续,如同涓涓细流,汇入了更多人的心田。

汉丰湖畔镌刻的记忆

■ 蒋宜茂

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开州,与汉丰湖远远地打过照面。最近,才有机会驻足汉丰湖畔,近距离触摸品读。

这个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人工湖,是三峡库区最大的内陆湖。偌大的湖体与城市唇齿依依,放眼望去,蔚为壮观。

湖周的山脉与城市的天际轮廓线,勾勒出巨幅山水画的边框,淡淡地、远远地缭绕着,犹如一道青黛色的屏障。

临近黄昏,我站在船头,与这湖光山色久久对视,好似也洞见了湖底些许沉甸甸的过往。

湖畔的举子园内,几十株百年黄葛树形成的古树群落与矗立的文峰塔、开州学院、考院、盛山书院相呼应。

举子园是依着旧址重修的,黛瓦白墙,飞檐斗拱,洋溢着一股浓郁的静雅之气。漫步其间,仿佛还能听到百年前那些青衫学子摇头晃脑的琅琅书声,嗅到那浸润了墨香的气息。

当手指划过斑驳的古碑,那个200多年前年轻、儒雅、刚毅的身影浮出心田,他便是与梁平(梁山)、与开州(开县)这文脉息息相关的先贤——清朝诗人、书法家、知县符永培。

我在梁平工作期间,从《梁山县志》及相关史料遗迹里,对符永培前辈有所知晓:这位清代河南宁陵的举人,一生中曾担任彭水、梁山、开县知县,每主政一

地,均深受当地百姓喜爱。

在符永培的倡导下,文峰塔于1804年建成,成为开州文化的地标与象征。

伫立碑前,倍感亲切与敬仰。碑记的落款处,我清楚地看到了“署开县事梁山知县宁陵符永培撰并书”的字样。而落款时间是清嘉庆十年孟秋,正是他调任开县不久。

他题写的“文峰塔”三个大字,刚劲有力而不失娴熟老练,对于一位刚过而立之年主政一方的知县,其诗文功底,书法造诣,实属难得。

这座塔,是先贤符永培们理想的寄托,他们盼望着文运昌盛,如这塔一般,拔地而起,直冲云霄。这塔,又像一支巨大的笔,以天为纸,以云为墨,想要在这历史的苍穹上,写下华彩的篇章。

我忽然想到,文化的传承,除了这温文的笔墨外,有时也需要钢铁与血的淬炼。

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碧蓝的湖面,移向湖畔那抹庄严的红色——刘伯承同志纪念馆。我延伸着向南望去,仿佛要穿过这山水,望见那座长江之滨的明珠古城——我的故乡丰都县。